

心目中的晋祠

蒋殊

“忽然间我们才惊异地抓住车窗，望着那一角正殿的侧影，爱不忍释。”第一次在一本书中读到这句话时，怦然心动，“那样魁伟的殿顶，雄大的斗拱，深远的出檐，到汽车过了对面山坡时，尚巍巍在望，非常醒目。”

婀娜侧影，是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。那是1934年，梁思成与林徽因受朋友费正清夫妇邀请，前往山西汾阳消夏，途中与晋祠不期而遇。

一次遇见，念念不忘。于是在汾阳停留月余之后，二人在“心力俱疲，还带着种种行李什物，诸多不便”的状况下，还是毅然决定专程去一趟晋祠，“因那一角殿宇常在心目中，无论如何不肯失之交臂”。

结果当然没让二人失望。走进晋祠后他们发现，“晋祠布置又像庙观的院落，又像华丽的宫苑，全部兼有开敞堂皇的局面和曲折深邃的雅趣，大殿楼阁在古树婆娑池流映带之间，实像个放大的私家园亭”。

读到文章那一年，我十七岁，刚刚从乡村来到省城太原。彼时对太原的认识，只是火车站很漂亮，迎泽大街很宽阔，西山煤炭滚滚，太钢钢花飞扬。

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的文字，让我看到不一样的太原。他们与晋祠的初遇之美，吸引着我走进晋祠，去目睹集宏大、神秘、威严、典雅、华丽、幽静于一身的晋祠。

晋祠初名唐叔虞祠，为纪念西周时期晋国始祖唐叔虞而建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。关于晋祠最

早的记载出自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：“沼西际山枕水，有唐叔虞祠，水侧有凉堂，结飞梁于水上。”历史上，多个朝代都曾对晋祠进行过扩建、修缮和重修。

晋祠内国宝荟萃，最著名的是“三宝”“三绝”“三匾”。“三宝”为圣母殿、鱼沼飞梁、献殿；“三绝”为周柏、难老泉、宋代彩塑像；“三匾”为“水镜台”匾、“对越”匾、“难老”匾。在梁思成、林徽因眼里，圣母殿“尚属初见”；唐槐周柏“枝干奇伟，虬曲横卧，煞是可观”；鱼沼飞梁“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唯一的孤例”……

建筑艺术层面之外，晋祠的后面还藏着故事。一座气势恢宏的园林，竟源自两个孩童的嬉戏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：周成王即周武王姬发的儿子姬诵，幼年继位的他与弟弟姬虞关系亲密。一天两人嬉戏时，他从地上拾起一片桐树叶并剪成“玉圭”状，笑着对弟弟说：“我把唐地封给你。”

后来，姬虞带着工匠、乐师等庞大队伍来到三晋大地，成为唐国君王。因排行第三，被称为唐叔虞。叔虞死后，儿子姬燹将唐改为晋，追封父亲为晋王，并在晋阳西南不远的悬瓮山下、晋水之畔，为父亲修建了一座祠宇，便是今天的晋祠。而晋阳，即今天的太原。

记得初次来到饱经沧桑的晋祠时，我感慨万千。当年叔虞来到晋地，兴农田、修水利、重农业、亲民生，开启了这片土地的繁盛。两千多年时间里，一代又一代晋地人民接力对晋祠进行修建、

重建、扩建，让建筑挺立，让艺术绽放，让历史流传。

晋祠，成为我了解太原的一本大字典。多年后，我接手了一本呈现山西历史文化的刊物。第一年，就因一篇文章涉及到《晋祠之铭并序》碑刻，走进晋祠。

对于《晋祠之铭并序》碑刻，梁思成、林徽因当年只有一句简单的记录：“唐贞观碑原石及后代另摹刻的一碑均存，且有碑亭妥为保护。”

当我们走近碑石，唐风的华彩气息扑面而来。那是公元646年，正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唐太宗李世民回到阔别多年的太原，旧地重游，在晋祠触景生情，亲笔书写下这篇《晋祠之铭并序》。从文学角度看，《晋祠之铭并序》是盛行于初唐的文辞华丽、气势磅礴的骈体文。《晋祠之铭并序》集集史学、文学、政治、书法等价值于一体，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。今天，在书法界乃至文化界，《晋祠之铭并序》碑广为入知。

今年春天，一位南方朋友慕名来太原。到达后的第一个晚上，她便先行游览了酒店附近的汾河公园，并大赞汾河水之柔之美。

我只回复了她一句：明天，带你去晋祠。

果真，站在晋祠水母楼一侧的台骀庙前，她赞叹不已。她这才知道，远古时期的太原是一片汪洋。关键时刻，治水官台骀挺身而出，通过“打开灵石口，

空出晋阳湖”，永久留下“台骀治汾”的美名，并开创了一座日后叫作“太原”的城市。

离开台骀庙，走过豫让桥，这位南方朋友强烈要求再看看汾河水。

台骀治理过的汾河水，流传于历史故事里的汾河水，早已远去。从1998年至2021年，太原历经二十三年，完成了四十三公里长的城区全部汾河段治理，并建成了汾河公园。如今，汾河公园成为一座4A级景区，成为太原人的网红打卡地。

那天晚上，我领着朋友沿汾河公园自南而北，一路走向一个特别的景点——雁丘园。她说，早听说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”这句诗词来自一对殉情的大雁，却不知道是诗人元好问在太原汾河畔的遇见。诗人有感而发写下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，其中的名句流传千古。元好问在太原遇到大雁，也曾数次游历晋祠。今日雁丘园，正是依托元好问的《摸鱼儿·雁丘词》所进行的创意设计。

古老的晋祠历经沧桑走到今天，“那一角殿宇”依然在太原人的心目中。晋祠，让与它相遇的人念念不忘，让与它朝夕相处的太原人成了痴情儿女。

杂记



▲水彩画《雨中天池(之一)》，作者韩乐然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塘河龙舟飞

徐楠

浙江温州境内的温瑞塘河，是一条历史悠久的人工河，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改造自然的宏愿笃志。自东晋起，人们为了阻挡海潮侵袭，便开始开凿温瑞塘河，后经数次疏浚和修筑，塘河如同一条玉带，连缀起水网纵横、舟楫畅通的“八十里荷塘”。

有河，就有船；有船，便有竞渡。在宋代，温州瑞安就有“一村一船遍一邦，处处旗脚争飞扬”的龙舟竞渡盛况。

进入农历四月，塘河已开始酝酿着这场全城沸腾的盛会。按照传统习俗，龙舟赛农历四月初一“开鼓”，四月十五“上水”，端午节“收香”。开鼓时要击鼓、敲锣、挥旗、放鞭炮，人们请出去年端午后封存的龙舟，细细擦拭，重新装饰。各村各街道组建队伍，人人踊跃参加，还有年轻人专程从外地赶回参加训练。大家忙着操练，有时会从清晨四五点一直练到晚上八九点。

龙舟上水后，就可以巡游和竞渡了。此刻塘河里越发热闹起来。各式各样的龙舟在河里穿梭。船头处，神气活现的龙头昂首，翘着龙须。船身有红色、黄色、青色、白色等，绘以双龙戏珠、牡丹等吉祥图案。

最热闹的当数端午节当天。还没到

塘河边，远远就已听见呐喊声、锣鼓声、船桨击水声，震天动地。岸上彩旗飞扬，人山人海，挤进去一看，水面宽阔处，龙舟密密匝匝，在河面往来。伴着又紧又密的鼓点，几艘龙舟正全力竞速追逐。有的龙舟跑得飞快，瞬间就和其他龙舟拉开距离。落后的龙舟也不甘示弱，“咬”得很紧。人们扯着嗓子喊“加油”，恨不得要帮划手们使劲。

瑞安的比赛龙舟有其特别之处。第一是来回只转档不回头。划手听从鼓声，划桨，就地向后转身，船只保持直线，不掉头。转档时那整齐划一的动作最刺激，往往是一刹那间胜负逆转。观看的人们，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。第二是跳船。龙舟加速比拼时，艄公要举着一支船桨在船头方寸之地上上下下跳跃，加油助威，厉害的艄公能原地转身三百六十度，平稳落在船头。第三是缠红，岸上的亲友都要身缠红绸，以示喜庆、祝贺。亲友们满脸骄傲，心中却很紧张，高喊着“加油”。

龙舟冲到终点之后，岸上、河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按老规矩，划手兴高采烈地舒展旗子，以示得胜。旗子猎猎有声，引得人们惊叹连连。

塘河龙舟竞渡，一场酣畅快意的追逐！

遇见

放眼望去，半条冲子里满是百合，绿的叶、白的花，在阳光下美丽夺目。

百合花大多还含苞欲放，只有少数性急的张开了大嘴，面向天空，不知是在歌唱还是在呼唤。

我吮吸着百合花香，陶醉在百合的海洋里。

听到有人热情地向我问好，我扭头一看，果然是小刘！他笑嘻嘻地朝我走来，跟我握过手后，给他父亲打电话说，个别的百合花已抢先开了，过几天应该就会争先恐后地绽放，快把蜜蜂带来采蜜吧！哦，原来百合花是在呼唤着蜜蜂。

小刘告诉我，最早时，每年都会有野外的蜜蜂飞来家里，在柜子、木桶等处筑巢酿蜜。虽然数量不多，却从未间断。刚开始那两年，家里人还有些厌烦，但时间一长，大家就习惯了。那年仲春时节，家里又来了一窝蜜蜂，比往年数量多。邻居和小刘的爷爷开玩笑，不如把这些蜜蜂养起来。小刘的爷爷一想，看来刘家跟蜜蜂有缘，那就把它们当成自家养的吧。他连忙腾出扁木桶，让蜜蜂安了家。于是，刘家有了第一窝自家养的蜂。

来年春天，蜜蜂开始繁育后代。眼看扁木桶装不下了，小刘的爷爷又腾出装稻谷的木桶给蜜蜂做新家。他经常去观察蜜蜂，慢慢也掌握了蜜蜂的基本习性和繁殖技术。几年时间，家里摆满了养蜂的各种木桶，小刘的爷爷成了远近闻名的养蜂能手，前来拜师学艺的人络绎不绝。可由于蜜蜂的飞行半径仅有五公里左右，蜜源成了一大问题。渐渐地，不少人对养蜂失去了兴趣，但小刘的爷爷坚持了下来。他还外出学习养蜂新技术，将蜂箱搬到相隔数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邻县放蜂。这样小范围的流动养蜂虽然辛苦，但增加了蜂蜜产量。

后来，小刘的父亲接过了养蜂的担子。他带着两百多箱蜜蜂，从家乡湖南出发，近则去湖北，远则到黑龙江等地，成了流动养蜂的“领头雁”，带出了一大帮徒弟。几年下来，他的蜂蜜年产量已破万斤。

谁料，一场假蜂蜜引发的风波意想不到地冲击了市场，同样给小刘的父亲带来沉重打击，大量蜂蜜积压在家。这件事也让他有了新的思考：只养蜜蜂有一定风险，不如同时搞一些种植。他承包起村里的数百亩田地，种上金银花、龙牙百合、玉竹等。当时有人以为他放弃养蜂了，甚至有人说他会败了父亲攒下的积累。过后，大

渔村茅草

齐未儿

茅草抽出挺，扬起花，孩子们举在手中，在渔村街巷里边跑边喊：茅草开花，燕鱼到家。在村里长大的孩子，没有不知道这句谚语的。我们说的燕鱼，就是人们熟知的鲛鱼。

茅草像是秦皇岛七里海的信使，我们不用去海边，看看路边草，就听到了风儿捎来的鱼群消息。茅草和我们一样有个满是乡土气息的小名，叫茅草。草籽落地生根，在土地上野生野长，冬去春来，一点点铺展，鹅黄，然后青葱，在日复一日中蹿高了个头儿。

村里孩子最熟悉的草，就是茅草。春还隐隐约约，茅草的草尖已经在旧年的枯黄中探头探脑。背着书包走在村路上的孩子们，盯上了这影影绰绰的绿。可前一秒看到了，一恍神，绿绿忽不见，黄铺满视野。草芽像是调皮的娃娃，阳光下亮个相，又在微凉的海风中隐藏。

不过，这哪能逃得过贪吃的眼睛和到处疯跑的脚步？孩子们闪着双双乌溜溜的眼睛，四下观望。当触碰到那些星星点点闪闪烁烁的绿时，顷刻间视线仿佛被拴住了。他们伸出拇指和食指，捏住草芽尖端，手腕适度用力，试探着一点一点地让芯子脱离束缚，徐徐升高。一抻长的茅草花芯，从根到尖，瘦瘦长长，颜色变化由嫩白到青绿再到妍红，晕染开来，仿佛一件小小的艺术品。

撕开外面严密包裹的叶片，白亮晶莹的一条嫩茸，油润软糯，放在齿间轻嚼，汁水流淌。咽下去的，除了汁液，还有嚼碎的茸茸的嫩草芯。味蕾在清甜中打开。孩子们不倦地奔跑，把茅草花芯带回家，自己吃，也塞给弟弟或妹妹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一转眼，某个早上，我顶着露珠跑到野地，一下子怔住，

花开蜂蜜香

胡小平

家才明白，原来他是在围绕养蜂产业探索新的方向。

六年前，研究生毕业的小刘在广东一家大型国企短暂工作之后，回乡接过了刘家的养蜂接力棒。小刘有自己的想法：不能只是单纯养蜂，要在养蜂基础上，将养蜂与更广阔的农业和市场对接起来。他给自家的蜂产品注册了商标。在村子的田垄间，龙牙百合、玉竹、太子参等种植面积扩大了，产量提高了，而且品种更多了，品质更好了，蜜蜂有了源源不断的优质蜜源。村里的种植示范基地已有上千亩，村民不出村也能挣到钱。

小刘说，他养蜂，主要看中的是蜜蜂的授粉功能，这在维持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能大大提升油菜、水稻、玉米等开花作物的产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养蜂能带动更多人就业，让更多人增加收入，过上好日子。

小刘的话让我很受触动。年轻人回到乡村，让想法落地，让梦想开花。眼前，那往来蜜蜂的“嗡嗡”声，田间山林的鸟鸣声，溪流的哗哗声，还有人们摇蜜的声响，共同奏响了一曲欢乐的田园乐章。

红豆花

刘云霞

红豆鼓

面盛放的是老人自家酿制的高粱酒。这是制作红豆花和红豆鼓所需的原材料之一。中间的地板上，整整齐齐排列着的是已经装罐封存好的红豆花。吴阿姨说，金紫场的人有做红豆花和红豆鼓的传统。从她小时候起，一到腊月，老辈人总说：“做点红豆花和红豆鼓来过年。不吃那两样，还叫过年吗？”除夕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好吃的，吃到最后，红豆花和红豆鼓上桌了。红豆花方方正正，红豆鼓一颗一颗，都红红火火的。以前，家家户户一年做一次，一般都要多做，作为走亲访友的礼品。

做红豆鼓的工序并不复杂。提前一天泡黄豆，第二天将泡涨的黄豆放到锅里煮熟，然后沥起用干净的白帕子包好，放在箩筐里用蓑衣、棉被密闭盖好发酵，同时将煮豆子的水留下。四五天过后，将发酵好的淡豆豉倒在盆子里，加入煮豆子的水，再加盐、酒、姜末、花椒和剁椒拌匀，两三天后就可以吃了。做豆豉，盐很关键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盐多了，豆豉太咸，盐少了，豆豉会长白霜，味道会发酸。豆豉刚发酵出来就要放盐，过了这个节点再放，就浸不进豆粒里去了。

金紫山的红豆鼓只用春豆，春豆能煮得软、糯。近年来红豆鼓销量大了，本地春豆不够，乡亲们就与农贸市场里的固定商家合作，专门订购外地的豆子。此外，金紫山的红豆鼓还有一个“秘笈”，就是密闭发酵时，会用山坡野地里随处可见的扁竹根垫在箩筐底部。如此一来，发酵出来的豆豉更有乡土的味道。

至于红豆花，倒是不择豆子。先做成卤水豆花，晾干水分压成豆腐、切成小块，接着，准备一些干净的稻草梗铺在箩筐里，将豆腐块整整齐齐码在稻草梗上，然后再在上面铺一层稻草梗，往上码一层豆腐块。如此反复，一个箩筐可以发酵三四层豆腐块。码好后，密闭箩筐，保持温度在二十摄氏度左右。三五天后揭开箩筐，就会看到霉毛。晾一天后，用竹筷子把长有霉毛的豆腐一块块夹起，先在白酒里“洗一个脸”，再到混有干辣椒面、花椒面和盐巴的菜盆中“打一个滚”，让其全身“穿上”红彤彤的“衣服”，最后将其放入洁净干燥的土罐里封存，十天后可以吃了。

有人好奇，现在科技这么先进，为什么不用好机器呢？在金紫场的乡亲们看来，机器虽然方便快捷，但是他们更钟情手工的效果，还是相信老手艺人传统的魅力。

金紫山地处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。说是山，上到顶部却是一坪坝，所以又称金紫坪。坪上有金紫场。要问金紫山在哪里，很多江津本地人都会一愣。但要是提到红豆花和红豆鼓，相信许多人会豁然开朗：哦，就是江津特产——金紫山红豆花和红豆鼓的发源地。

红豆花又称腐乳、霉豆腐等，是一种将豆腐利用霉菌发酵、腌制，进行二次加工的豆制品，常用于佐餐。红豆鼓是以黄豆为主要原料而制成的传统特色发酵豆制品调味料。

金紫山的红豆花，软绵绵、滑溜溜，豆香浓郁，麻辣可口。金紫山的红豆鼓，看上去颗粒饱满，入口化渣，咸淡总相宜。

金紫场不大，像许多老乡场一样，老旧房子围成的街区拐来拐去，空气里飘散着发酵的豆腐、酒和花椒的香气。世世代代在这里过生活的乡亲们，就在这些街区中慢悠悠地穿来穿去。别看这里的红豆花和红豆鼓远销外地，它们却是出自这个老乡场的一个个手工作坊。古稀老人吴阿姨家就是其中一家。记得今年春节前我和吴阿姨初次见面时，她笑着说：“找我就对了，我都做了十几年了。”

老人带着我们来到家中。那是一栋三层楼房，干净整洁。老人径直把我们带到地下室，这里就是她家的生产作坊。地下室面积不大，三四十平方米，一侧墙壁处放着几个大酒坛，里

